

文化地理中国行

# 张掖南华书院书家风采



## 王琛

甘肃省张掖市南华书院专职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法院特聘书法家,甘肃省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协培训中心教师,翰墨薪传西北五省中小学教师培训授课教师,甘肃省优秀书法家,河西学院院聘书法教师,张掖市甘州区政协常委。书法作品曾荣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第三届齐白石全国书法展优秀奖、魏晋风度全国书法展优秀奖、第三届中国书法百强提名奖。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三届、四届草书展,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全国孙过庭奖行草书大展,赵孟頫奖全国书法展,王羲之奖全国书法展,赵孟頫奖全国书法展等十余次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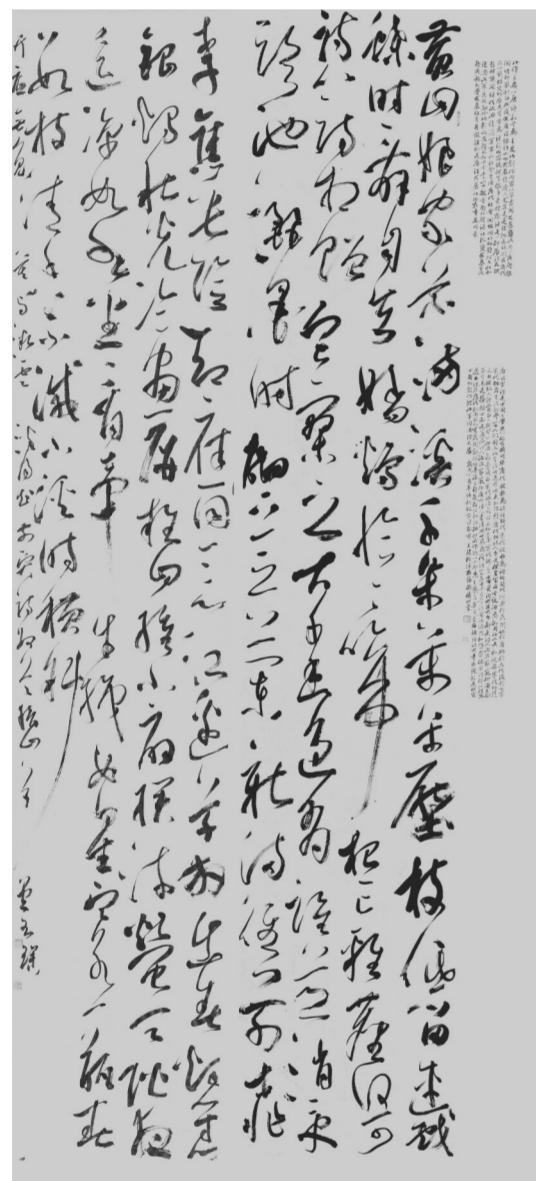


## 张振虎

高号谨信,1971年生,甘肃张掖人。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法院特聘书法家。书法擅长篆、隶、楷、行诸体。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全省权威书法篆刻展。作品曾获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提名奖,首届甘肃省书协会员书法篆刻作品展一等奖,“张芝奖”二等奖。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四届草书展,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三、四、五届中青展,建国五十周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秋水长天”甘肃名家邀请展,甘肃省青年百家展。作品曾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导报》等报刊,《甘肃书法》“书苑新秀”栏目,《青少年书法报》“墨海飞鸿——历届国展精英系列展”曾作专题介绍。

# 审美与骨气

□ 王琛



▲ 王琛书法作品

幅书法作品也是一样,不能光观其外表,要触动其心。

不受时风和传统观念的约束的作品或许是最能打动人心,不在于作品的面目。当欣赏只停留在“漂亮”和“丑拙”的时候,对于书写是很难有深层触动的。这也就是江湖书法肆虐盛行的原因吧。美,需要挖掘,书法当中的美需要我们品读,我们平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书法又何尝不是!况且这些所谓丑书的书家,我们又是是否见过人家真正所谓传统的东西呢?书法当中丑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写出来的,在这个对立面的问题上我们有些人似乎过于敏感,反思一下我们的认识程度是否也有所不足呢?

朋友说我写得像某某人,我不否认也不证实,但太过偏颇武断。我不过是学习了一点传统帖学,就在学习的这些东西当中,也可能会撞车、雷同。个人主动地选择,并不在这个层面。没有人的书写身份有那么简单的归属。深层的选择,才是自主的,也是唯一可以自主的。

美与丑、高与低、雄与秀、清与浊,原不是商品标签,更不是一锤定音的买卖。在这一点上,有和而不同,也有同而不和。譬如我们都知道,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其书写的方法技巧不一,但在大体是一致的。好自评为说,古人却不因此而有所增损,只留下我们的偏见,始终存在。往往越是个性强烈的书家,越是受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对于书家,这品质自是难能可贵。

就我而言并不是对自己的作品敝帚自珍,但往往缺少的是一种对书家的尊重,书家的创作“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以说为之不易,生活艰难啊!说句难听的话,现在去超市买东西都得掏钱买塑料袋,何况书法。我听过曾来德先生的讲座,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艺术需要供养”,想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些书家吃别人一顿饭就无节制且无偿地给东家挥毫泼墨,给东家写的太多人家都不愿意要,试问这样真的好吗?老生常谈,希望为我们这些还在默默坚守的苦行僧有所改变,我们很强烈地希望被认同、被关注。

意思相近,书风向往淳朴,便拒绝秀逸;追求精致,就难容粗糙。想要在学术路上有所深入,只有抛弃对风格的偏执,直面作品的自身质量,综合考量。这样便不至于写不进去,走不出来。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应该多方面去思考。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这样的结论在经历了多少年喋喋不休的争论后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既然如此,书法也就同样应该符合艺术的一般发展规律,书法也应反映时代精神、风俗概况。

与此同时,又因为作为书法主体的书家不管他有多伟大,始终不可能摆脱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地域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书法宏观的整体特性也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要写好书法,不仅在于简单的书写,更要熟练与书法有关的书籍和简史,提高自己写作的能力与观察美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作为书法人应该有骨气、有风骨,这是难能可贵的骨气。

据说在黄庭坚和苏轼不期而遇的时候,便产生了书法史上很著名的一段话“死蛇挂树,石压蛤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雅俗共赏”其实并不存在,雅俗在共赏一物时,或是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南辕北辙的。

如果我们不能从表层面目的美丑脱离开来,就势必与偏见和浅俗同流,有人曾当面告知,“你们写的展览体我看不上,写出来的东西都一样,我讨厌现在的展体”。实际上,我们都在俗中,自身有一点点品位,也多半从附庸风雅开始,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是像指鹿为马这一类的事,在我们身上以后不好使。

不激不厉,我想对人对事不温不火,在喧嚣中找到一方净土充实自己,发现美,综合衡量有关艺术的问题。做到无愧于心,站在社会的角度去从事艺术,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看社会。这才是我们书者的本源!

# 砚边呓语

□ 张振虎

我儿时顽劣,又无家学渊源。字不工,屡受老师责骂。至初中见一份《少年文史报》,因刊有书法篆刻,遂照猫画虎,亲友夸之,沾沾自喜,以为己属良苗,他日必为良材。时至今日,才知书道一途,树大根深,摘前辈果实以播心田,生根发芽乃至正常生长已属不易,岂希冀与成大材乎!

初涉书道,没有名师指示门径,凡见字帖均想试之,朝秦暮楚,始终浅尝辄止。加之为了生计奔波,徒费数十年日月。虽南辕北辙,但习书热情日益高涨。2003年,偶遇湖北徐本一先生,方见名士风采。徐先生挥毫落墨,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观之恍恍然。陪先生金昌之行,又识孙开仁先生,孙先生待人真诚,示我以书范,晓余以书理。混沌初开,慢慢有门道不远,入室在即之感。是故,依孙师所言,即倾心纵向从先贤取法,也重视横向借鉴今人之善而兼收并蓄。

之后三年,转益多师,负笈南下,入川求学问道。巴蜀的奇山秀水,滋养了厚重的巴蜀文化。因慕谢无量先生书法而拜刘新德先生为师。刘先生师法谢无量,刘孟伉二先生而又新意时出,线质厚薄高古。刘先生循循善诱,耳提面命,使我对书道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求学期间,得识龚小篆、孙培平、王义军、张雁翔等友,年龄相仿,交流语出机锋,醍醐灌顶之感顿生。他们始终坚持深入传统,强调临写应多于创作,主攻一路,旁及诸体的学习理念。使明白白临写中除了揣摩传统经典的笔墨技巧、神采意趣,取法晋唐先贤的那种生动与精微之外,更应重视古人学养、人格等字外功夫的储备,以求形质的精准与意蕴神态的高度融合。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当以审美为目的,技法为依托,文化为支撑,三者不可或缺。一位书法家只有根植传统,熔铸新风,在书写个性与主流模式之间保持平衡与距离,化古为新,使个人风格深植于古典的书风之中,才能无愧于古代先贤和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几十年的临习创作,虽临池之功一以贯之,却没有预设的目标,故褪去功利之心,回归于自娱,回归于自我情感的抒发,不刻意追求外在的形式而谨守法度之内,安处于书斋中读书写字,渐渐游离于喧嚣的外界,将深心寄托于毫末,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论是书艺抑或学问,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境界。

书法的发展本身是一个生长过程,它必然是以过去的传统为基础和前提,否认传统,不仅不可能出现奇迹,还会失序和陷落为胡涂乱抹。文字的衍变历史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谁能够了解掌握了书法的衍变发展规律、风格变化历程,谁就能够抓住了书法创作的关键。而书法得以表现的载体又是汉字,古人从创造文字之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便是以朴素美学、天人合一的理念来完成。所以我曾经由上而下,自甲骨文、大小篆、行、楷、草各体均有所尝试,试图追寻各体笔法之间的相同与差异。

近几年我将风格定位在“二王”一系,从纷乱的诱惑解脱出来,追求自然率性书写。而“二王”一系,自唐以后,虽不乏人,但总体而言,日渐式微。清代碑学大兴,“二王”更是颓废的代名词。时空转换,近年随着高清图印出版物的增多,使我们所见古人碑帖无法想象。由是整个书法群体取法,或宗碑,或师帖,抑或碑帖结合,但都不能无视二者之存在。在我们这个想闭门造车都不可能的时代,“降伏我心”尤其必要。定位“二王”,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传承性大于创造性,没有传承,岂有创造!但“二王”又如星辰瀚天,山重水复幻若迷宫,“二王”遗留法帖可谓一花一世界,形态多变而又共同传达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气质和笔性。所以我面对“乱花渐迷人眼”的“二王”,如何“借”“鉴”是横在心头的一道坎。

去年书写东坡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豁然顿悟,“二王”不是一湾静止的湖水,而是一条奔流在历史中的长河。晋唐之后,散叶开花。颜真卿、苏东坡、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王铎以及沈尹默、白蕉等书家,或独窥一斑,或深化一点,虽不能极尽“二王”之风神,但也能自立门户以分庭。“二王”留给后人无法企及的美,后来者又赋予了前人没有的艺术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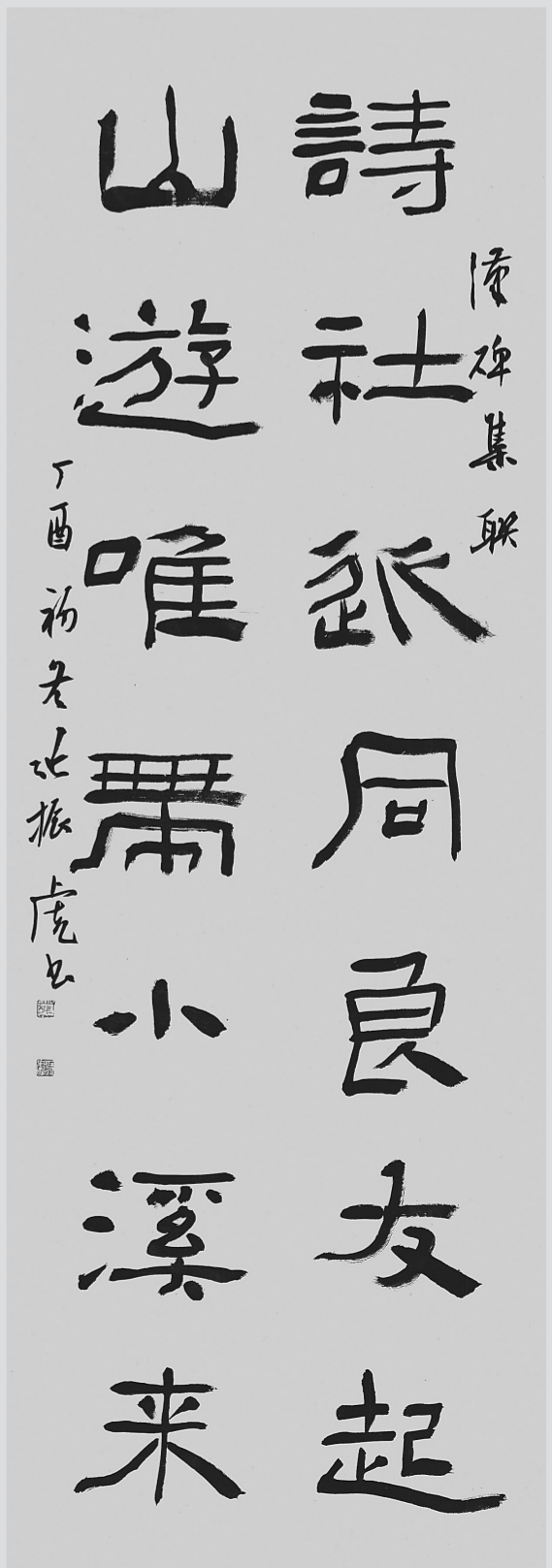
每个时代的书法,相对于前代和后代都各不相同、不可替代。时代给予我们一睹一切古人遗存古迹,重新定位“二王”,延根寻叶,对“二王”一系经典作品的精雕细琢,是由技入道的必要过程,忘我的临摹是为了塑造一个更有深度的自我。

展览时代,今人为求关注而标新立异,因此过分强调了现代自我,容易失却古人本真。而碑版书法呈强使气宜由帖学化之。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转向精细和雅化,自

身随着岁月增长,心境已是大不相同,书写状态从展厅回到了书斋。磨炼技巧的同时诵读诗书,抄抄书以陶冶性灵,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书写形质。其时不请“二王”,“二王”就在笔下。

艺术创作如果有规律可循,则人人都是大师。庄子《庖丁解牛》中写宰牛时动作之优美、技术之高超:成功后的志得意满,移植于艺术创造,阐释了技进乎道。书之道,成之于熟,熟能生巧。然熟能生油,生滑、生俗,所以,书之道更贵乎明理。明理,方可近道得道。一幅接近完美的书法作品,书写时必然纸墨相合、心手双畅,如有神助。欣赏者是被最终艺术效果所感动,若能会心一笑,已是合作。这时技也是道,也是技,浑然一体,天人合一。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古人的书写史,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下,书法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通往古人思想与心灵世界的终南捷径。先贤有悟,咏以佳诗。后学诵读,以证雅怀。借由与古人相同之工具媒材,书写着熟悉的诗文佳句,与古为徒的我,几十年的书法临池创作,书法之于我已内化成为血脉中一份执着的精神追求。生存环境的变化又外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看看书,写写字,写写字,看看书。难怪有人说:“以书法为工作,较之工作,他是一种休闲。较之休闲,他是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得休闲,在休闲中求学问,它真是一种好处多出、益处大的行当。”信然。



▲ 张振虎书“诗社·山游”联